



试析冰心作品中的“真”与“爱”

■ 张建秒 刘 飙

冰心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她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即创作“真”与“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因此,本文在分析冰心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真”与“爱”的同时,进一步阐释“冰心体”中“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关键词]冰心 冰心散文 爱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2-0073-05

张建秒(1971—),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西上饶师范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刘 飙(1971—),男,江西上饶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西上饶 334000

“真”,是冰心坚持了一生的文学观。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提出过自己的文学理想:“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1](P193)}在她长达70多年的文学创作活动里,她一直都在沿着她为自己规定的这一“真”的文学理想而前进。

“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书写的灵魂,是渗透于冰心作品中的文学精神。“有了爱便是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的至理名言,也是她终其一生信守的信念。在冰心的理解里,爱是人类的生命,是人类的一切。在她的作品中,她对人类进行“爱”的启蒙,让芸芸众生在纷乱世事中获得一片宁静为己任。“爱”几乎是贯穿冰心一生的纽带。冰心以“爱”的哲学为底蕴,以“爱”的澄明照亮人内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平凡的生命更高远的精神瞩望。

冰心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了冰心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创作“真”与“爱”的文学,表达对生命的“爱”。“真”既是她的人生态度,也是她的创作态度;“爱”既是她的真切体验,也是她对世界本质的概括。“真”是她文学创作的基础,“爱”是她心灵祥和的升华。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民主”的旗号下,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而艺术”,郑振铎在评价文学研究会时说“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乃是人世间的‘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地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的”^{[2](P9)}。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冰心很早就主张“要创造‘真’的文学”^{[1](P193)},她在《寄小读者》里说:“我平日总想以‘真’为写作的唯一条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她还明确指出:“‘真挚’是一切创作的灵魂和力量!”^{[3](P105)}。“真诚”既是她的人生态度,又是她的创作态度。她为人光明磊落,坦荡率真,乐观豁达;为文率意求真,讲真话,抒真情,表现真实。冰心的创作尤其是散文体现了她的坦诚无私的“真诚”。散文的“真”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表现在内容上的真实

尽管散文并不一定要拘泥于事实,可冰心宁愿更多

地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实地叙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她复杂的人生历程和情感思想变化的记录。她一向认为,创作的源泉在于生活,艺术的价值在于真实。1919年,冰心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听审后感而发撰写了她的处女作《十一月听审的感想》,这是她走上写实道路的开始,此后,冰心的作品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来。《往事(一)》发表于1924年《小说月报》第15卷第7号,其中有离别家园时的伤感情怀、旅途的见闻和咏叹、异国瑰丽的山色、友谊的温暖……1935年,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依次详细地记述了自清华园至包头站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的种种状况,不仅如此,作者还根据实情分析了平绥沿线对西北开发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圃中,怀人散文是一支独秀,这是介于散文和传记之间的一种文体,它既具有散文的特质,又具备了传记的特征——以真实人物为记述对象,可以剪裁提炼,不可虚构想象,类似于古代正史传记之外的“杂传”。冰心的散文有不少是怀人散文。在这些散文中,有的是对已逝亲人的怀念,如《衡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我的老伴——吴文藻(二)》、《我的三个弟弟》等等。更多的篇章是冰心对自己所在文化圈里知名人士的怀恋,如《怀念老舍先生》、《悼念闻一多先生》、《悼念茅公》、《忆实秋》、《忆许地山先生》。在这些文章中,冰心追怀了自己所了解的亲人或朋友的生平往事,饱含着对已逝亲友的深切悼念。这些平实的文章,因为人真、事实、情诚,才为后来者研究这些学者、作家的生平提供了第一手的生动资料。1979年,冰心应《福建文学》之约,撰写了《我的故乡》,以此成为系列回忆的开端,一发不可收拾地相继写了《我的童年》、《我到了北京》、《我入了贝满中斋》、《我的大学生活》、《在美国留学的三年》、《我回国后头三年》等似淡却浓,似久违而亲近的散文佳作。这是自传性的长篇回忆录,以史实为依据,以回忆录为体式,用娓娓动人的叙述方法,追忆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道路以及社会活动,同时生动地描写了她所熟悉的各种人物际遇、精神风貌,形象地勾勒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

2. 冰心的散文感情真挚

情“真”,是散文的生命所在,灵魂所系。冰心向来坚持把感情的真挚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要求。她的散文就是她那纯真的内心世界里流淌出来的心泉,包含着感悟

人生的真味。她在作品里坦诚地无拘无束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倾吐衷肠,叙写真话,“字字出自心坎,真挚自然”^{[4](P535)}。冰心的散文大多以纯真的爱心作为灵魂。在她的散文中,有身居异乡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也有对大自然、小动物以及儿童的挚爱。1924年3月至5月间冰心写作《往事(一)》,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她举目无亲,又体弱多病,因而在回忆和追写往事时,对祖国亲人的思念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文中,她深情地赞颂了父母的至爱与关怀并抒发了自己对母亲的无限眷恋。20世纪80年代末,年近九旬的她发表《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衡归》是冰心丧母一年半后作的悼文,也是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悼念母亲的散文名篇。在这篇散文中,前半部分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她唯恐失去母爱的惶急、竭力延续母爱的焦虑,把作者服侍母病过程中的内心的煎熬和情绪的复杂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后半部分则痛述了失去母爱的无限悲恸,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写道:“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窗外是苦雨,窗内是孤灯。写至此觉得四顾彷徨,一片无告的心,没处安放!”字字发自心坎,浸透着无法排解的伤怀、痛失母爱的悲痛及无助。

冰心的散文的情“真”,不仅体现在对祖国和亲人的情感上,也表现为对大自然以及一切生命的热爱和赞美。歌颂自然是冰心作品中永远的主题。冰心从小生活在山陬海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冰心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受故乡山水的熏陶如同家庭教养一样直接而深刻,因此,冰心喜欢大自然,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大海、繁星、云霞成了冰心笔下的知音,即使在美国读书期间,慰冰湖畔也留下了冰心与大自然的喃喃对话。怀着对自然的热爱,带着虔敬的心情静对山水,冰心领悟了自然生命与自我性灵的默契与交融,她的笔展示出浩瀚无边的大海景色,气势雄浑、波澜壮阔;她的笔写出山间、湖畔、园里、家中的各种各样的花,争妍斗艳,异彩流芳;她的笔画出各个式样的明月,还有月光下的各式美景和人的活动:或月夜泛舟,或赏月清谈,或游园观景,或望月遐思。《通讯四》的苏州景物,仿若一首优美的田园牧歌,又是一幅水乡的风俗画,使你悠然如醉,倾倒在江南的雅致温柔之中。

在冰心里,孩童是集善良、纯洁、可爱于一身的安

琪儿。她的散文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童真。“病中不必装大人，自然不妨重做小孩子！”（《山中杂记》）。“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小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笑》）在她笔下，每个小孩都是天使的化身，都有着不一样的可爱、调皮之处；读她的散文总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个天真烂漫、纯洁无暇的孩童形象跃然纸上。只有用童稚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才能有如此形象生动又毫无世俗瑕疵的描述，这类饱含童真的文字是作者本人由内而外的孩子气使然，比如在《山中杂记》中，她饶有兴趣地描写了小鸟破壳而出的过程，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圆壳的蜗牛、嗡嗡的蜜蜂、每夜乱唱的青蛙、在花丛中闪烁的萤虫，都充溢着斑斓的童真和童趣，透盈在她文章的字里行间。它们都是极温柔，极其孩子气的。

3. 冰心散文还融合着理“真”，讲真话与传真知相互结合交织

她的散文富有哲理，有的从某一个生活场面或自然景色的变化中受到启发，表现为理趣的自然流露。如《往事（二）》（一）中，黄昏十分，下着大雪，作者送一个朋友出山而去，独自归来时，大雪已掩盖了他们去时的踪迹。作者的心因觉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白茫茫的大地上，还有谁知道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个同行，有个送别？”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便让作者觉得“……于是人生到处都是渺茫了！”她的感悟来得如此强烈：“生命何其实在？又何其飘忽？他如迎面吹来的朔风，扑到脸上时，明明觉得砭骨劲寒；他又匆匆吹过，飒飒的放到树林子里，到天空中，渺无来因去果，纵骑着快马，也无处追寻。”创作的冲动来源于内心的感性冲动，而感性和理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感性本身包含着理性的积累，柏格森就明确说过：“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5] (P83)}或许对作者来说，这只是特定场景里所引发的那一刹那的感受，但这种感性的认识何尝不是理性思索的结果？设若没有一颗敏感而知性的心，对时间和生命的感悟哪能如此形象、得体？

冰心散文富有哲理，不仅表现为理趣的自然流露，更多的时候，是作者经过对现象的观察，对生命的体悟和思考，提炼出对社会人生或自然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或结论。比如《圆儿》，在文中冰心自我感觉有一个漆黑严密的圈儿罩定自己，“圈子里只有黑暗、苦恼和悲伤”，

很多回与圈儿作斗争后，作者感到疲乏。“难道我至终不能抵抗你？永远幽囚在这里面么？”不，只要“起来！忍耐！努力！”作者接着写到：“呀！严密的圈儿，终究裂了一缝。——往外看时，圈子外只有光明、快乐、自由——只要我能跳出圈儿外！”作者思维严密，层层推进，紧追不舍，进而得出结论：只要努力和忍耐，终将跳出这苦恼、悲伤的包围，找到光明、快乐和自由。如此包含着睿智哲理的结论乃是作家认真探索人生感悟而得的思想火花。又如在《寄小读者》通讯17中，作者由蒲公英不如菊花受重视的一件小事，体悟出：“没有蒲公英，显不出雏菊；没有平凡，显不出超绝。”于是得出结论：“所以世上一物有一物的长处，一人有一人的价值。”由此最终悟到万物相衬托的理。作者擅从万目所见又被众人忽视的不起眼处发现弱小，褒扬伟大，由花及人，小中见大，极具说服力。平淡的叙述饱含着言理的睿智，这与作者用心体察生活、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年轻的冰心在这个王纲解纽的时代积极热情地探索着人生和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结合自己对社会的理性思索，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以“问题小说”亮相文坛，写出了许多探索人生问题的作品。

在冰心的散文里，写“真”事、抒“真”情与说“真”理水乳交融、密切结合；通过自己的真实见闻抒发真情实感，而那些富有哲理的思索往往融化在娓娓的叙述和温馨绵密的深情之中，包藏在抒发真情的艺术形象之中。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推理的真实不着痕迹地融为一体，达到毫无破绽的自然和谐统一。这是冰心散文的独特之处，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绵远流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

二

冰心的创作以“爱的哲学”为佳境，在她的文字里倾诉着对童心、母爱与自然的一片衷情，挚情相伴着哲思，婉丽糅合着清愁，其清澄淡雅之美打动了无数儿童与成人，形成了“冰心体”。本文将对“爱的哲学”的产生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研究。

冰心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1935年，阿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认为：“无疑的，在她的作品中，也还有基督教思想的血液存在，这些血液，是流贯在她的爱的哲学之中。”^[6]在她的成长经历里面，她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对她本人的“爱的哲学”的产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人思想的起

点与性格后来的发展,肯定和他所处的现实及周遭的环境有着血肉联系。冰心的豆蔻与花季年华就浸润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无论是她的出生地福州,还是她的第二故乡北京,这种浓厚的基督教氛围对冰心的人格形成及其创作起着至关重要和不可磨灭的影响。冰心出生时,父亲请教会医院里的女医生来接生,她的二伯父在一所教会学校(福州英华书院)教书,书院里的男女教师都是传教士,曾来家中做客,给冰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家迁到北京后,冰心的舅舅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冰心的大弟弟和舅舅的儿子因此就进了青年会夜校学习英文。1914年秋,冰心考入了在北京的美国卫理公会办的贝满女中读书。在具有浓郁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中,她受到了基督教十分深刻的影响,1932年,冰心在回忆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四年之中,没有什么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对她的影响也很大。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宣传爱的福音,认为能够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文明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他爱神、爱人、爱大自然,爱的思想成为他诗歌中泛神论的宗教情结的精神支柱。无论是梦幻多于现实的早期诗歌,还是晚期直面现实的厚重力作,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泰戈尔的散文诗如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般地打动并启发着冰心,泰戈尔的泛神论,引领她走向温柔的爱的吟颂,她写下颇有影响的《寄小读者》,便是最好的例证。

冰心本人思想的避世性,也是促使她“爱的哲学”形成的动因。在1923年留美期间,她与国内的剧烈的斗争呈现完全脱节的状态;在美国威尔斯利学习仅几个月,就因病迁住青山沙穰疗养院。远离家乡和病魔缠身,使她的“独坐沉思的脾气”得到更甚的发展,于是她的思想更加内向,甚至堕入了神秘的境界。她自述在疗养院中的生活是“完全与‘自然’相对。以读书,凝想,赏明月,看朝霞为日课”。这种隐居式的生活使她觉得“世事从头减去,感悟逐渐袭来,已滤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怀。”与此同时,客旅中的乡愁使她把“母爱”夸大为是一种浓郁、诚挚且能开天辟地的感情,而疗养院中病友们的互爱互怜更使她赞叹。总之,疗养院是冰心“爱的哲学”发酵酿造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地方。

冰心以“爱的哲学”领悟人生,探求生命的奥秘和意

义,营造了一方和爱温柔的精神乐园。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即使有悲怆、有愤慨,那悲怆也是有节制的,愤慨也不那么偏激,悲悯中融入了爱的抚慰与希冀,让人在悲苦的咀嚼中也领受一份人道主义之爱的慰藉和召唤。鲁迅的一句“创作总根于爱”放在冰心身上尤为贴切。

冰心的“爱的哲学”在她的诗歌、散文、小说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1. 在她的诗歌里,“爱”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在她的成长中深受基督教的影响,诗人笔下的“繁星”、“花儿”、“石子”、“风”、“大海”等自然景观,都是宗教性灵的产物,散发出一种爱的生命气息,是人类生命的起源。诗人甚至称赞道:“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第14节)她写繁星:“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它们对话?/沉默中,微光里,它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繁星》第1节)她写花儿和石子:“轨道旁的花儿和石子!只这一秒的时间里,我和你/是无限之生中的偶遇,也是无限之生中的永别;再来时,万千同类中,何处更寻你?”(《繁星》第52节)她写风:“风啊!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我的家还在这黑暗长途的尽处。”(《繁星》第61节)她写“大海”:“大海啊,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第131节)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人不过是自然怀中的一个有命脉的灵魂。冰心试图通过对大自然的模仿而达到净化心灵、向内观照、凝心忘我的恬淡心境。在静默无言的大自然面前,通过幻想而达到一种宗教式的适意感受。冰心在诗歌中赞颂的“母爱”也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母亲”在诗人的笔下,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繁星》第33节)冰心认为,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就能够共同抵达和平世界的美好彼岸。她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她在小诗中写道:“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繁星》第12节)

2. 在她的早期散文创作中,冰心把“爱”作为文学母题

在冰心早期的散文创作中,爱意温情弥漫期间,如《往事》、《寄小读者》、《山中杂记》等。冰心善于运用姐弟

对话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爱”的感情的渗透。在她一系列的以儿童为讲述对象的作品中,作品的风格都是姐弟相待的倾心交谈、平等对话,都是亲身经历的描述、真挚感情的倾吐。正是她的那颗一直存在的爱心才使得作者与小读者声气相通,使得她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坛上拥有独特的魅力。《寄小读者》是1923—1926年冰心留美期间为《晨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所写的通讯。在与小读者进行交流的篇章中,爱的主题在不断回响,在远游的海轮上,在异域的学校里,在山中的病床上,她记挂着对小朋友的许诺,向他们描绘旅途的风光,旧时堆雪人的梦境,回忆自己在母亲身边的往事,抒写自己读书、生活的感性……她以自己人道主义的宽广博大的心胸,以自己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情,感受着大千世界的起伏波动,体味芸芸众生的冷暖甘苦,不停地展现着自己对爱的感受、理解与呼唤。温婉、雅致构成了每篇的基调。正如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中所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因此,有论者称:纵观冰心散文,爱的主旨一脉相承,贯串始终,构成其“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的内核^{[7](P142)}。

3. 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她更是以爱心为文心,以布爱为天职

冰心受泰戈尔泛爱主义的影响,在她“爱的哲学”里也渗杂了“博爱”,并且具有人道主义的美。《超人》、《烦闷》、《悟》是冰心“爱的三部曲”,《超人》被视为冰心早期的成功代表作,也是她宣传“爱的哲学”的力作。作品中信奉“超人”哲学的主人公何彬从禄儿身上受到爱的启发,触起了他长期割断的母爱,使得他心灵发生大转变的就是“爱”。冰心创作《超人》的时代,正是国难深重、政治腐败的旧中国,许多青年产生种种悲观的念头: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梦幻的。何彬的形象因此有着典型的意义,作者苦心的用意,在于援救一些颓丧的青年,委婉地告诫青年:徒然烦闷苦恼,想消除社会恶势力,不能实现光明的世界,不如让爱去引导自己的人生。《烦闷》也同样追求这一境界。当主人公由于对社会彻底失望而走投无路时,回家看见弟弟天真极快乐地安眠在母亲的温柔

的爱的怀抱中,他驱除了一切的愁烦,用整个心灵呼喊:“人生只要他一辈子如此!”《悟》更是冰心的“爱的哲学”的最完整最集中的表露,宣扬了爱的“神圣无边”。小说主人公星如在对采用“爱”还是“憎”来作为处世指针的问题面前,经过七天七夜的自我内心搏战之后,终于选定了“爱的哲学”。使这种自我斗争得到胜利的最大的动力是一盏象征着母爱的长明不熄的灯,还有便是月夜的清极、秀极、灿烂极、庄严极的自然美。作品中将这两个因素竭力加以神秘化,以证明人人都能享受的母爱和自然美是造物者对人类的爱心的表现,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决不应该互相仇视和遗弃。冰心想通过爱的说教,希望患着颓废的时代病的青年不以“憎”将一切世事纷纭推得远远的,从而在世上偷生;而是以“爱”来调和一切矛盾,在这大调和中求得生存的缝隙。在这里,冰心道出了爱的根源,爱创造了宇宙,调整着万象,爱是人类生存所必须坚守的精神之源。

总之,冰心的作品以其内化了的人生体验和温软的思辨色彩,表现了对“美”的崇尚和对“真”的敬重。她一生的创作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胡风的著名论断:“丢掉了人生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

[参考文献]

- [1] 冰心. 文艺丛谈[A]. 卓如编. 冰心全集 第1卷[C].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 [2] 郑振铎. 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3] 冰心. 谈巴金的《随想录》[A]. 卓如编. 冰心全集 第8卷[C].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 [4] 冰心. 谈散文[A]. 卓如编. 冰心全集 第5卷[C].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 [5] 伍蠡甫. 现代西方文论选[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6] 阿英. 现代十六家小品[M]. 上海: 光明书局, 1935.
- [7] 汪文顶. 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 无声的河流——现代散文论集[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龙迪勇